

鲁迅研究丛书

鲁迅 小说 讲话

许杰著

I210.92/108

鲁迅研究丛书

鲁迅小说讲话



许 杰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10130

810130

扉页题字：黄仲骏

鲁迅研究丛书

鲁迅小说讲话

许杰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西安北大街131号）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插页10 印张7.375 字数146,000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293 定价：0.73元



抗

朝

7

4

2

8

5

《鲁 迅》

赵延年

目 录

新版序	(1)
自 序	(22)
《 药 》	(29)
再谈鲁迅的《药》	(53)
《明天》	(63)
《故乡》	(91)
《狂人日记》	(111)
《孔乙己》	(142)
《祝福》	(166)
《离婚》	(187)
阿Q新论	(207)
谈谈怎样写人物	(221)

新 版 序

一

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在后方的一个大学里教书，曾经开过一门叫做“小说论”的课程。这真是天晓得的事情！我明明知道，当年鲁迅先生，曾经作过这样的讽刺：古今中外，究竟有那一个或那几个小说作家，是听了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讲的小说作法，才开始写作，才成为伟大的作家的？但是，我为了要凑足作为一个专任教授的教学时数，须得开出几门课程，因而也就不得不把“小说概论”和“小说作法”之类都凑上了。何况在那时以前，我也曾经写过几篇短篇小说，也曾经在报刊杂志上刊载过一些文章，无形之中，似乎也给我虚张了一番声势，证明我有此能耐似的。究其实际，却是可怜得很，我自己又何尝懂得什么小说理论，当然也没有学过什么小说作法的了。这些，我自己是心中有数。但是，为了吃饭，也就不得不装出这一副样子来。后来我想，既然把课程开出来了，自然得找找当时所能找到的一些参考书籍。我事先备起课来，东抄西凑，横直总比学生先走一步，于是，走上讲台，照搬照卖，似乎还没有使学生听得打瞌睡，也就给我敷衍过来了。

可是，也就因为要给学生讲什么小说理论，我倒事先学会了有关小说理论的名词、术语——这是我自己以前写小说时没有想到，或者虽也想到，但却没有了解得这样的明确的，这就是小说论所碰到的什么主题、题材，以及什么结构和人物等等的名词和概念。而且，为了要说明这些名词和概念，我就不得不在读过的一些小说中找例证——我要找出一些例证来，而后加以对照和说明。当然，为了应急，为了使每周两小时的课堂教学能够敷衍过去，能够讲得比较生动活泼，似乎我真的对于小说写法有什么研究的样子，我就尽量地在鲁迅先生的两本小说集中下功夫。这是我的靠山，而且也是我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山。从那时以后，我才真正觉得，鲁迅先生的这两本小说集子，不管对于任何人，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只要你肯痛下功夫，深入发掘，一定不会使你空手而回的。

鲁迅先生的这两本小说集，不管在内容上，还是在形式上，都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，是我们文艺工作者，包括思想研究和理论工作者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和技能的源泉！

当然，鲁迅先生的作品，并不是为了供给我们作小说讲话作例证而写作的，它的意义，当然还要比这个深远得多。可是，我们在讲述小说概论、讲述小说作法中所涉及到一些名词概念的时候，鲁迅先生的作品，却随处给我们提供生动而恰切的例证，那也是没有疑义的，而且是我亲身感受到的。

这个时候，我又倒过来设想，假使从阅读鲁迅先生的具体作品入手，从而进一步进行分析、研究，这不是比从小说的形式到小说的思想内容，都可以掌握得更清楚，理解得更加透彻、明白了吗？我当时还想，如果真的这样进行，这就不但可以把有关小说概论的一些理论讲清楚，而且也可以把有关小说作法的一些名词概念，有实例、有内容、结合具体作品的实际，较为生动的讲授出来了。我想，我如果能够这样做，这就会比从抽象到抽象、从概念到概念、到空洞的名词概念的讲授更好得多的。

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试验，我觉得学生在课堂上听得更专注、更入神些，我知道这个方法是颇可采取的。因此，我在课余时间，就把一篇关于《药》的分析，用讲话形式写了出来，这便是我现在保留在这本讲话中间的第一篇。

同时，这也就是我发心要写这本小说讲话的动因和原始的意图。

二

我还得说明，我写这本小说讲话的时候，是在抗战后期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地方。那时的文学青年，已经认识到鲁迅先生的作品，是黑暗中的明灯，是催人前进、鼓励人战斗的战鼓。但也因为如此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对于鲁迅先生的作品的宣扬和传播，总是采取高压与钳制的态度的。说来好笑，他们总是把鲁迅先生的作品，不管是他的战斗的杂文，还是用小说形式写的小说，竟然看作和宣传共产主义的

理论一样，一律看作是洪水猛兽，看作是“反动”的宣传。
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当时我想，我如果从小说的形式入手，做一些小说的写作技巧的分析，使年青的读者，能够透过作品的分析，接触到鲁迅先生在作品里所透露的实质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何况借用探求形式技巧的名义，还可以遮掩国民党检查官的一些耳目哩？

在这一篇关于《药》的讲话中，当然，我主要是要借重《药》这篇作品，来讲授有关小说理论、小说作法的一些概念，我讲到题材与主题，讲到人物与结构，讲到故事情节的安排，……总之，小说论所要讲到的名词概念，都结合这作品中的具体的例证，一一加以说明了。但是，我也没有忘记，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所透露的写作精神——用文艺这一武器，来改造国民性，揭出病苦，引起人们疗治的注意的精神，我在分析这作品的形式之后，还是要归结到这一点、强调这一点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那时的这种看法，还是没有错的。试看我在这篇《药》的讲话的后面，还有如下这一段话：

如果我们承认，这些愚蒙而又可怜的人们，还是我们华夏的同胞，我们这个时代社会，还没有彻底的走上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，我们又将怎么样呢？

我们的作者，鲁迅先生，他是想用他的作品来改造民族的精神的，他那正义感，他那为民族前途、为民族的解放的精神，我们是否也感觉到他的伟大，心中有所感动呢？我们如果在心中有所感动，那末，我们是否有

更进一步的认识呢？我们如果有此认识，那末，我们是能够用行为去实践，用坚强的意志加强我们的认识呢？

可是，我的这一点意思，却并没有引起读者，以及一般关心这方面问题的人们的注意，它所得到的反响，却是我现在仍旧附在后面的《再谈鲁迅的〈药〉》。在当时，我的这一篇关于《药》的分析的讲话，的确有许多不妥的地方。我在现在重印的时候，并没有加以修改，仍旧保留着本来的面目，希望读者能对它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。当然，在这讲话里面，在隔了差不多四十个年头之后，如同这篇作品没有主人翁的提法，如同什么“一明一暗，一详一略”以及“写明正所以写暗，写详正所以写略”等等的提法，都可以斟酌，值得提出来讨论。但我还是认为，这都不是原则问题。就是在现在看来，这还只是属于一种看法的问题，各人说出各人的看法，这是有关“学术民主”的问题，大家说出自己的意见，是完全应该的。说来见笑，我在当时，自己还认为自己有独到的看法，不肯“人云亦云”，还是“自作聪明”，“发人所未发”呢。因此，在那个时候，我自己的思想，的确不够开朗，觉得有了批评，就不得不起来给予答复。但是，我的情绪，我的兴趣，在当时，我自己知道，的确被挫了几分。不过，在隔了许多时候之后，由于朋友的鼓励和催促，我这小说讲话，我这通过小说分析的做法，说一点小说概论和小说作法的知识，同时也透露一点鲁迅先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的——这种做法，还是成为我的写作的动

力，使我仍旧在进行下去的。

三

我的第二篇讲话的题目是《明天》。也是同样的理由，我是借着对这篇具体作品的分析，来讲述我所要讲述的有关小说作法的理论和方法的。不过，我的意图是每篇有所侧重，不能有所重复——虽然在有些地方，还是难免没有重复的。在这篇讲话中，我讲了我所知道的一点文艺理论的极其肤浅的知识，讲了文艺的特质——也就是把抽象的文字符号作为表现工具的艺术，讲了形象思维——也就是把抽象的文字符号作表现工具的艺术，翻译或还原成具体的实在的形象，而后作为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具体的形象，来进行思维。而后，再进一步，结合着小说中所描写的背景——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，以及在这样的时代与社会中生活着的人物，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，进行分析和讨论。——把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认作具体的形象来思维，来分析、来讨论。

当然，我在《明天》这篇讲话中，也谈了题材和主题，谈了作品的情节与结构，但是，更主要的，还在于谈作品的主题，以及通过怎样的观点与立场，才能正确的认取作品的主题。这是从凭借着作品所描绘所塑造的形象出发，来进行思维和判断的。我们知道，一部作品的主题，并不完全由作者亲自明白的指出的。他往往把他所要传达的主题，寄寓在他所描绘所塑造的形象后面——他并不明白的指出，

只是用形象显示给读者，让读者通过自己头脑，经过一番思考，一番思维的功夫，而后才能认取这个主题。这里面，也涉及到看法，涉及到立场问题，有许多地方，确是见仁见智，未能强求一致的。所以，我在这篇讲话中，为了认取这作品的主题，捉摸作者正确的中心思想，曾经和施蛰存先生有过论争。不过，我的论争，我自己相信，还是为了说明如何认取主题，如何更正确的站定一定的立场，运用一定的观点，去进行思考，去进行形象的思维，从而得出正确的答案或结论来。

这也是为了怎样认取主题，怎样进行形象思维作例证，同样是为了讲授小说作法、小说理论服务的。所以，在这下面，我在谈人物分析，谈社会环境与时代气氛时，虽然说的还是小说描写的技巧，但其实质，却还是为了探寻主题思想，为了突出鲁迅先生一贯的反封建精神——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的。

在这里，我还得插一段旧话，这就是，施蛰存先生当时曾经写过一篇关于《明天》的主题思想的观察的文章，他的结论，说这篇《明天》的主题，写的是“性爱与母亲”，究其实际，则是运用了弗洛伊特精神分析学的学说，仍旧把重点落到性爱上。我在那时，曾经认为这是“有毒的批评”，而且竟然以这五个字作题目，写过一篇短文，署上另外一个笔名，给予发表了。到了这时，我仍旧在谈到主题的探索时，提到了这个问题。但这仍旧是有关学术的论争，各人说明各自的看法。最近二三十年来，我俩同在一个学校工作，

我们还是相处得非常和谐，胸中并不存在什么芥蒂。这是因为，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认识，这不过是对于某一问题的不同的看法，多少须得保持一点学术民主的风度之故。但是，这不过是一段插话。

四

我的小说讲话的第三篇是《故乡》，是用《故乡》这篇小说作为例证，来讲授有关小说概论的一些概念的。原来，要讲授小说概论或什么小说原理，所用的名词概念，总是离不开题材、主题，情节、结构以及人物的典型形象等等问题。如果在每篇具体的作品当中，都作这样的分析，这就会成为重复的一套，没有什么意思了。所以，我在开始写作小说讲话的时候，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，到了写作几篇之后，就突出在我面前了。为了避免讲话的重复，我对于这篇《故乡》的分析，首先是把重点放在第一人称的描写上——特别是放在第一人称“我”的抒情上。因此，我的这篇讲话的重点，是放在主观的抒情的风格的手法上来进行的。

为了要说明主观抒情的意义和来源，这就要连带的谈到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面去了。当然，从广义的意义上说，一切的文学作品，都是作者的自叙传，也就是作者自我的主观的流露和纪录。即使作者是一个纯客观主义的作家，他运用静观的不动感情的态度来观察人生，来写作作品，但是，在作品的后面，也会自然而然的潜藏着作者的见解、精神面貌以及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子。一个作家，无论如

何客观、冷静，但在他自己的作品中，绝对不流露出他的人生经历、他的学识修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何况还是主观的抒情的作品？

自然，《故乡》是一篇小说，是小说，就有了艺术的加工。这个没有问题。在一篇小说中，作者可以采取第一人称的手法或是第三人称的手法，这由作者自己选择。不过，在一般情况之下，主观的抒情的作品，总是采取第一人称的手法来述说故事，把读者带入作品当中，同时也把读者带入他自己的经历所感受的精神世界当中。

一个作家的人格，他的内心世界或精神世界，在作品分析到最后的、也就是最彻底的阶段，总要接触到的。这在我们分析客观描写的《药》时是如此，分析《明天》时，也同样达到了这个境界。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支配着，在起着决定作用的缘故。

也就是从这点出发，所以，在这下面，我还是同样的进行人物的分析——人物的性格、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等等，这都离不开同作者的人生观、作者的世界观的关系的。鲁迅先生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者，他的世界观的发展，到了后期，已经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，这没有问题。但在他的世界观的发展过程中，他的思想当中，还不能说是没有斗争，没有矛盾的。我的这种看法，现在还保留在这篇《故乡》的讲话当中，仍旧没有改它。记得还在五七年以前，有人曾经好意的向我指出，说是鲁迅先生的世界观当中还有矛盾，是否值得注意，是否应该修改一下。当时，我

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我的这样的说法，是否会贬低了鲁迅先生的崇高和伟大呢？我想了一想之后，我也重新把原文翻出来看了一遍，我提出了“真我”，说到鲁迅先生在离开故乡时的那一种心情，我仍旧还自认是并不一定要修改的。到了以后，我就没有心情、没有时间或机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但是，在极“左”思潮猖獗，一批打着鲁迅研究的旗子，事实上却是用鲁迅当作棍子，把鲁迅举得高高的，说他早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并且也用这棍子来打人的鲁迅研究者，却仍旧有这种看法。如今，“四人帮”早已垮台，这也成了陈话，我在这里只是提那么一句，同样是当作旧话了。

五

提到这篇《故乡》的讲话，我还想起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在旧序中曾经提到过的关于《故乡》的讲话，在发表时遭到“腰斩”的事情。

原来，那个时候，我在福建建阳的暨南大学教书。那个地方，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管辖之下。我的这篇《故乡》的讲话，便是在当时第三战区的报纸——《前线日报》的副刊上刊载出来的。不料，这文章只登了一半，第二天就“腰斩”了，不许再刊下面还有的半篇文章了。等些时候，等我去探问是什么原因时，我所得到的回答，是第三战区政治部来了电话，不许在报纸上看见“鲁迅”的名字。——你看，国民党的这一批奴才，连听到“鲁迅”这两个名字都会害怕得发抖的！

那个时候，我本来就想，宣传鲁迅、介绍或者发扬鲁迅的思想，固然有犯禁忌，我现在只讲小说的技巧，讲一点小说的作法——不过借着鲁迅的小说作个例子，这又有什么不可呢？可是，我的这种用心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那种地方，还是行不通的。他们比你干脆，不管你是讲形式讲技巧，还是讲内容讲实质，只要你一提到鲁迅，看见鲁迅两个字的字样，他们就不许你登载。这是何等干脆的事呵！真叫做反动透顶！

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不久，我因为讽刺了国民党在大学里招募青年军，遭到了出卖灵魂的青年军的反对。他们勾结了当地的封建地方势力，得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应援，在暨南大学内部，掀起了风潮。他们深夜聚众，明火执仗，高喊要打倒许某，赶走许某。在当时，我担任的是教务长兼系主任的职务，另外一位同志，盛叙功教授，担任的是总务长的职务。这风潮的矛头，就针对着我们，说要打倒我们两人，赶走我们两人。

不过，这些事情，我不想在这里多说。总之，在那个时候，我由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些遭际，自然也就在无形中把这写作小说讲话的工作停顿下来了。接下来，是日本军阀的投降，抗日战争的胜利；再接下来，是复员，回到上海。再接下来，是三年内战，一直到了全国解放。

在这一大段的日子，我有时也想起这个通俗的引导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入门的启蒙工作，是应当好好来完成的，有些关心我、爱护我的同志，也时常以这件事来探问，并且

鼓励我一定要把这书写出来，写成功。

一直等到五一年，我总算把这本小书写成功了。那就是现在呈放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样子。鲁迅先生的小说，还有很多，对于我没有提到，没有进行分析的小说，主要是不合于所要讲授的小说概论、小说原理的需要，并不是那些小说不值得分析的意思。

我在写了《故乡》讲话之后，接着又写了《狂人日记》讲话。我分析《狂人日记》，首先就注重日记体的、也连带讲到书信体的小说，从而也讲到日记体小说的结构，和所谓截取人生横断面的短篇小说的所谓原理或理论。至于讲到作者的构思、谋篇以及前后照应、情节发展等等，那都是应有的文章。当然，这篇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，以及它的写作动机和反对吃人的礼教的精神，更是份内应有的文章，这是毋庸说得，非提不可的。

在这以后，我还接连写了《孔乙己》、《祝福》和《离婚》，依我估计，这才大体把小说作法上应该接触到的问题，总算都提到了。我在《孔乙己》中仍旧讲到第一人称的描写，并且同主观的抒情的描写，如同前面所讲的《故乡》中的“我”的描写作了区分。此外，我还重点讲了作家在作品中所采取的三种观点和态度。我在讲《祝福》时，重点讲了写作方法上的“序幕回忆”，讲《离婚》时，则是强调突出写人的重要，和通过人物的说话，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方法。总之，我的这本小说讲话，如果说有什么一定的写作计划，那就是我想把这本讲话当成一个完